

文苑春秋随笔书系



邓云乡 / 著

水流云在书话

上海书店出版社

文苑春秋随笔书系

水流云在书话

邓云乡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丛书策划: 龚建星

责任编辑: 剑 箫

封面设计: 程 钢

封面版画: 张德宝

* 文苑春秋随笔书系 *

水流云在书话

邓云乡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福州路 42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曙光印刷厂排印 张行装订厂装订	1996 年 12 月第一版 1996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 字数 292 千 印数: 0001-5000
ISBN 7-80622-055-0/I·20	定价: 19.80 元

目 录

一首连着今人命运的绝唱

——读邓廷桢《月华清》词	1
《清秘述闻三种》读后	10
《王国维全集·书信册》与《颐和园词》	20
读《藏园群书经眼录》	25
谈《瓜蒂庵丛刊》两则	34
读《王文韶日记》	41
《忘山庐日记》与北京	52
李越缦与《苏园花事词》	61
枝巢老人及其著述	68
《胡适的日记》录趣	78
胡、顾《水经注》书札	87
石印《御制圆明园图咏》	94
一本破书，三种乐趣	
——商务珂罗版《曼殊留影》残卷书后	102

杨小楼·周志辅·《昇平署档》	
——京剧史籍之一	110
梅兰芳·齐如山·“剧学丛书”	
——京剧史籍之二	117
金梁的书	124
顾颉刚与崔东壁	127
史学家柯昌泗	134
鲁迅抄碑、抄书及《游仙窟》跋	140
知堂老人旧事	144
知堂老人座上	155
老人诗缘	162
叶老论《说园》	166
《俞平伯书信集》	170
俞老家书	178
俞平伯师与故乡	181
再读俞师日记	185
《冬夜》与《古槐》	195
沈从文师的学术文章	198
张伯驹氏原刊《丛碧词》书后	202
容庚先生的《丛帖目》	206
谢国桢先生与《晚明史籍考》	209
杂忆刚主先生	213
思念谭公其骧	217
关于高阳	224

白话大师的文言文	227
新诗人写旧体诗	231
科学、国学.....?	
——世纪前期科学家	235
八股文之谜	247
八股文历史作用试析	250
八股文的历史负作用	260
“破题”和“画○”	268
《红楼梦》与中国传统文化	272
“红”趣胜谈禅	284
“红楼”茶事两则	290
《红楼梦》·《阴鹭文》·惠红豆	300
两本“红楼”小书	309
“石头渡海”和胡适	313
“石头”的祝愿	316
画意·诗情·文理	319
北京风俗画与日本	323
酒与民俗	335
书忆	355
著书难为稻粱谋	368
虫中丑类与书	377
“书缘清话”八则	386
后记	404

一首连着今人命运的绝唱

——读邓廷桢《月华清》词

连日台风秋雨，原想今年中秋节看不见月亮了。不料中秋那天风定多云，人夜云破月出，到了九点钟左右，居然南天无云，皓月当空了。延吉新居，楼高窗大，临窗外眺，十分空旷，云天高洁，月华如洗。对着月亮，思潮起伏，想到很多旧事，难免感慨系之。个人是生活在历史时代中的，不禁想起一百多年来的家国动荡，忽然想到鸦片战争时期邓廷桢的《月华清》词，那正是中秋节看月时写的（收在叶恭绰编的《全清词钞》中）。感到实在是一首好词，值得我们一读。

唐诗宋词，自然不少都是发乎真情的千古名作，但毕竟离我们太远了，虽然能作表面上的理解，美学上的分析，但似乎总隔着一层，欣赏的成分多，共鸣的成分少，感受的成分——像切肤之痛那样的感受就更少了。当然，如果从继承文化遗产上说，分析字句，模拟古人，承继传统，那是另一回事。总之，今人读古人的作品，中间都隔着一段长短不同的历史空隙，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而读邓廷桢这首《月华清》则不然，稍微有点近代史知识和时代经历的人，便会引起直接的感受，仿佛看到当时的场景，听到作者的声音，感到当时的局势，感受到作

者写此词的情怀，而呼息相通，一起共鸣一样。

这首词词牌是《月华清》，题目是“中秋月夜，偕少穆、滋圃登沙角炮台绝顶瞭楼，西风冷然，玉轮涌上，海天一色，极其大观，辄成此解。”

其词云：

岛列千螺，舟横万鹢，碧天朗照无际。不到珠瀛，那识玉盘如此。划秋涛，长剑催寒；倚峭壁，短箫吹醉。前事，似元规啸咏，那时情思。却料通明殿里，怕下界云迷，蜃楼成市。诉与瑶闾，今夕月华烟细。泛深杯，待喝蟾停。鸣画角，恐惊蛟睡。秋霁，记三人对影，不曾千里。

这首词好在那里，如何读、如何欣赏，与读唐、宋人作品又有何差别呢？下面我一道来。

先作一些文字技艺上的介绍：词牌“月华清”，据清万红友（树）《词律》载，有两体，一体九十九字，一体一百字，均仄韵。这一首是九十九字体。开头仄起，四字对句，第三句入韵。通首亦以对句组合为主，句法整齐。在音乐感上，富于铿锵节奏感，而非以迂回跌宕取胜。

起首“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对仗，写虎门口形势景物，岛屿罗列，舟棹密布。“千螺”、“万鹢”都是熟典，但用在此处，起句状眼前景，极为自然。螺壳本可状发髻，进而可状峰峦岛屿。唐皮日休诗《缥缈峰》云：“似将青螺髻，撒在月明中。”“鹢”是一种水鸟，古代有的船头画鹢鸟，所以叫“鹢首”。《淮南子》：“龙舟鹢首，浮吹以娱。”这是首二句的出典。下接“碧天朗照无际”，写天、写月、写海，与前两句岛、舟连在一起，便展现了一幅极为壮丽的虎门海口中秋夜的画面。下接二句，推进一层，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之境界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气概。“珠瀛”即珠海，珠江因沙洲如珠，本有海珠之

名。“瀛”即海也，此处要用平声，因用“珠瀛”，全句“仄仄平平”。“玉盘”，普通成语，月亮的代名词，苏轼诗：“银汉无声转玉盘。”下面“划秋涛”、“倚削壁”对句，写豪情，写气概，写抱负，写季节，写虎门形势之险要与军容气氛。“长剑”、“短箫”，长剑易于理解，而“箫”为何要“短”呢？这正是军队典故，因“短箫”即是军乐的代称。蔡邕《礼乐志》：“汉乐四品，短箫铙歌，军乐也。”前半片结句，用“旧事”两字一提，且“事”字叶韵。末句“那时情思”，“思”字读去声，亦叶韵。由第三句“际”字入韵，际、此、醉、事、思五字皆仄韵，上、去通押。“际”在去声八霁，“此”在上声四纸，“醉”、“事”、“思”都在去声四寘。“元规啸咏”用晋代庾亮典故。《世说新语》“容止”篇：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佐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遒，闻函道中屐声甚厉，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云：“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后王逸少下，与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规尔时风范，不得不小颓。”右军答曰：“唯丘壑独存。”

“元规”是庾亮的字，晋元帝时，受讲东宫。明帝司马绍立，辅政。晋成帝司马衍时，平苏峻乱。后代陶侃镇武昌，遥制东晋朝政，北抗石虎，有志恢复中原，未成而卒。这里用“元规啸咏”典故以自况，十分恰当，符合作者身份，且抒发了感慨和抱负。如一般人用这样的典故在自己的身上，那便觉得是陈词滥调或者一味吹牛了。

以上是上半阙，再看下半阙。写词一般章法，是上半片写景，后半片抒情；上半片写情，后半片抒感；上半片写眼前，下半片写过去或未来等等。结句再回到题目上。如苏东坡《水调歌头》，先是眼前明月，再是想象心胸，再是感离，在最后归到忆

弟祝愿上。这也不是作者们故意安排如此章法，而是一般人感情思路的发展轨迹总是这样的。此词章法也如此。下半阙一上来就由眼前壮丽的景色想到北京的朝廷，为国之心、忠国之情、报国之志、爱国之怀，油然而起。

“却料通明殿里，怕下界云迷，蜃楼成市。”简单意译之，就是“料想北京朝廷，怕下面为鸦片之害所迷。海外的势力成了市面”。但这层意思，因眼见景物而引起，又结合眼前景物以词语表现之。月光无限光明，这里有针对性用典，自不能泛泛地用一般“广寒宫殿”之类的俗典，而用了“通明殿”的典故。通明殿是道家神仙殿宇，因而习惯上也用来代替皇帝大殿。苏轼《上元侍饮楼上三首呈同列》诗：“仙风吹下御炉香，侍臣鹄立通明殿。”据王十朋注，说是张守真朝见玉皇大帝，看见殿上匾额曰通明殿，便请示是什么意思。真君告诉他说：“上帝升金殿，殿之光明照于帝身，身之光明照于金殿，光明透彻，故为通明殿。”词中用此典，正确切。而加一个“怕下界”云云，似乎是月亮光辉有意照亮人寰。“海市蜃楼”，本是现成语，这里颠倒用之，十分灵活，连前“怕”字，便赋予新意，而且“市”字是上声四纸韵，正好入韵。熟悉写词句法的人，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对一般读者，不作介绍，便容易忽略。

上句是想朝廷对下面，下句则是“向上汇报”。“诉与瑶闾”，就是向仙家宫门轻轻诉说，似乎是对月说，实际不是，而是告诉北京朝廷，这里风光很好。“泛深杯”、“鸣画角”两个三、七短句组合的对句，也是结合眼前景物，写出眼前形势的严峻，和卫国的决心。“蟾停”写月，“蛟睡”写海，“待喝”，写要使光明永驻。“恐惊”，写先不要惊动敌人，待一网打尽。结句回到题目，照应十分圆满而自然。“三人对影”用李白诗“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句，“不曾千里”用苏轼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句，即月夜、中秋夜名句，一正用，一反用，十分自然，

使人不觉其用典，正是精于此道的手法，所谓无一句无来历也。而一般读者，在这种明白如话的地方，最容易忽略，下半阕入韵字，除前述“市”字外，尚有“细”、“睡”、“霁”、“里”四字。“细”去声八霁，“睡”去声四寘。“霁”去声八霁，“里”上声四纸。

下面再解释一下题目：

“中秋月夜”，是指公元一八三九年，清道光十九年中秋夜。据《林则徐集·日记》云：

十五日，戊寅，晴。黎明诣武庙、天后、海神各庙行香，即赴邓制军处。黄镇军自沙角来，留饭。午后制军来，即同舟赴沙角，在关提军舟中查点日来调集兵勇各船册籍，计前后排列兵船火船共八十余只。并携酒肴邀关提军、黄镇军同赴沙角炮台上小饮，月出后同登山顶望楼上，玩赏片时，仍与制军乘潮而返。是夜见义律复澳门同知信，乞诚尤切。

邓廷桢《月华清》题目和这则日记完全吻合，正好帮助我们想象写词时的情景和各人的心情。“少穆”是林则徐的字，“滋圃”是关天培的字。这时林则徐是钦差大臣，邓廷桢是两广总督，关天培是水师提督。清代官场中客气时称官衔，不直接称正式官衔，而用代称，如知县称“大令”，知府称“明府”，巡抚称“中丞”。在林则徐日记中总督称“制军”，提督称“提军”。这是以官场称呼称之。而在词题中，则不好官称，而以字称之，是文字之交、朋友关系，这样就抛开势利的官场了。

辛稼轩《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名唱，写的也是秋景，也是感时的千古绝唱，我们读后自然也感受很深，赞叹不已。但这种感觉是纯文学的、纯历史的，却无直接的切肤痛感。南宋偏安，金国兴起，以及后来元灭金、元灭宋等等，这些毕竟都

只是历史，离我们很远了，当时百姓战乱的牺牲、南北流离的痛苦，如何爱宋、恨金等等，在我们感情上都引不起共鸣。相反，读邓廷桢这首词，我们的感觉就完全不同，觉得这首词似乎关连着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命运。写这词的时候，正是鸦片战争的决战前夕；写这首词的人，正是当时负着历史使命，掌握着军政大权，与敌人正面对峙的主帅。试想，如果这首词的豪情壮志当时向顺利的方面发展，我们近百年的历史就不会这样，或者可以影响到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遗憾的是，这首词中的豪情壮志向相反的方向迅速转变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他们虽然当时都没有死，但他们的壮志豪情却很快付诸流水了。而且这不是他们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神州的未来、炎黄子孙的近百年的命运，帝国主义打开中国大门，疯狂的掠夺，百年来的外来侵略战争与不断的内战，使得国力民力一再破坏，再无休整喘息的机会，而邓廷桢吟唱这首《月华清》的时候，正是这段灾难历史开端的前夕——如此关系着历史，关系着千千万万近现代人人命运的绝唱，能不令人反复沉吟，情为之移，神为之伤吗？

纯真的报国热情，豪迈的大臣风范，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横溢的词赋才华……集中表现在这首《月华清》中，可是太遗憾了：“泛深杯，待喝蟾停”，而“蟾”并未停，历史的车轮仍不停运转，给中国带来的却是灾难的历史时代；“鸣画角，恐惊蛟睡”，而“蛟”并未睡，在此暗用周处故事，他们天真地想学周处斩蛟除害，而“蛟”，那个英国殖民主义的代表义律却在暗中大肆活跃，一把鸦片船、兵船潜泊尖沙嘴外洋，二是北上厦门、宁波、天津……试看《林则徐集·日记》记义律“乞减尤切”云云，便知其想得简单，结果炮舰外交把中国的大门打开了，清政府屈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开始了。试观邓廷桢等人豪情满怀，赋此绝唱时，又何曾料到敌人的险诈、后来的人

变,以及一系列的灾难历史呢?——真是使今天读者感慨万端了。从这点上来说,成千上万的唐诗宋词中,是找不出如此使今天人感慨的作品的。不是那些作品不好,比不上邓廷桢的《月华清》,而是时代感不同。简言之,古人名作,是隔着历史时代的;而这首绝唱,是连着今人命运的。

这首词不是中秋那天当场写的,而是过了两天,写好给林则徐看的。《林则徐日记》同月二十六日记云:

二十六日,己丑,晴。书扇数柄,嶧筠制军以中秋沙角之游,填《月华清》一阙见示,即和之。

林则徐所和原词如下:

月华清 和邓嶧筠尚书沙角眺月原韵

穴底龙眠,沙头鸥静,镜奁开出云际。万里晴空,独喜素娥来此。认前身,金粟飘香;拚今夕,羽衣扶醉。无事,更凭栏想望,谁家秋思。忆逐承明队里,正烛撒玉堂,月明珠市。鞅掌风驰,争比软尘风细。问烟楼,撞破何时;怪灯影,照他无睡。宵霁,念高寒玉宇,在长安里。

如果没有原唱,这首也是非常好的。而一比原唱,这首词就感到浅了。情欠深与真,句欠畅而韵,有应酬之感,有堆砌之病,使人感到,原作真是词人之词,而这首则有点一般化了。就词论词,只能如此评价。如果详细解说,那又要浪费许多文字,篇幅冗长,没有必要了。只望读者于会心处仔细品味之。如果说谁的官大,谁的词就好,官越大,诗词越好,至高无上,登峰造极……如此衡文,那我就一名话也不敢乱说了。

清代二百多年中,真正懂得重视知识,翰苑清品,即翰林院出身的人,出任封疆大吏,年年代代都有,与内务府笔帖式出身的满洲权贵,以及军功、捐班出身的来比,总受到特别尊

重，在社会上也会得到重视，负有清望。因而这些人中，不少人既是大官，又是学问家、诗人、词家、书家等等。他们一边作官，一边研究学问，著书写文章，吟诗填词，写字作画等等。林则徐和邓廷桢都是这样的人。官作得人，而文章艺事成就也很大，都是名家。其间邓廷桢而且可以说是词人，著有《双砚斋词钞》二卷、《词话》一卷、《双砚斋笔记》六卷、《双声叠韵谱》数卷。除词外，于六艺、小学、群书均有论述，多所发明。他除是一代人吏名臣外，首先还是一个词人。林则徐也有《云左山房词钞》一卷，但他主要还是历史名臣、名人，文献至多，方面更广，于词则只是余事耳。后代对他的词则远不如对他的书法重视了，而事实也是如此。

《月华清》是词人之词，不妨再介绍他一首《买陂塘·赠裘》，这是处在不同时期、不同境遇下写的真情实感的作品，每一个穷知识分子都会引起同感共鸣。词云：

悔残春，炉边买醉。豪情脱与将去，云烟过眼寻常事。怎奈天寒岁暮。寒且住，待积取叉头，还尔裈袍故。喜余又怒，帐子母频权，皮毛细相，抖擞已微蛀。铜斗熨，皱似春波无数。酒痕犹漉，归来未负三年约。死死生生还诉。凝睇处，叹毳幕毡庐，久把文姬误。花风几度，怕白衿新翻，青蚨欲化，重赋赠行句。

这人大概是邓廷桢在北京翰林院作庶吉士时写的词。翰林庶吉士、编修都是穷京官，在外放主考或放外官之前，只靠俸银、俸米及一些馈赠过日子，开销又大，是十分清苦的，跑当号是常事。在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中就常常记着他跑当号的事。穷翰林没有什么值钱的衣物，只有两件皮衣，甚至破旧旧貂褂，还能当几两银子。而且当时官场习惯如此，冬天一过，便把皮衣打点送进当铺，到了秋冬之际，再凑钱赎出来。到了明

年春天，再送进当铺。邓廷桢这首《买陂塘》，写的就是这种情况。有苏季子金尽裘敝、末路穷途之感，充满了牢骚，抒写了感慨。如果了解一点清代未发迹的穷翰林的生活情况，就会觉得这首词写得实在好。不过后来邓廷桢发迹了，如果不发迹，作一辈子翰林院编修，那便一辈子处在这种牢骚中了。限于篇幅，略作介绍，供读者吟赏，就不一一详细解释了。

邓廷桢，字维周，号麟筠，江苏江宁人。嘉庆六年（一八零一）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后官至两广总督、闽浙总督。鸦片战争“南京条约”之后，戍伊犁。两年释还，擢陕甘总督。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卒于官。他的词主要学苏东坡。他评苏词云：“清刚隽上，囊括群英。”对苏是推崇备至的。

林则徐是嘉庆十六年（一八一—）进士，也是改庶吉士、授编修，翰林院出身，在科甲上比邓晚十年。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他们都是一百四五十年前的人物了。而这二百数十年中，先是帝国主义打开中国的大门，侵略中国；继之是民族革命，推翻清朝；又继之是反帝反封建，全国解放；又继之是什么呢？与世界同步发展的课题……解放四十年了，今天逛深圳、逛沙头角的熙熙攘攘的人群，谁会想到邓廷桢的《月华清》呢？传统文化没有了，新的、未来的又是什么？为此更感到有些寂寞了！

一九八九年九月廿日于延吉寓楼

《清秘述闻三种》读后

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清代史料笔记丛书”中，有一套《清秘述闻三种》，其包括乾嘉时法式善的《清秘述闻》十六卷，王家相等人撰写的《清秘述闻续》十六卷，近人徐沅等《清秘述闻再续》三卷。这三种书记录了清代由顺治二年到光绪三十年，一百十三科会试、乡试全部主考、同考官的姓名、科第出身、籍贯，殿试三元的姓名、籍贯，各省乡试解元姓名、籍贯，各届会试，各省各届乡试的题目，以及各省学政姓名。虽非官书，但其完备程度，也同官方史籍一样详实。不过这却不是一部有趣的讲掌故的笔记书，因为全书只是人名籍贯、官衔和各次考试的题目。如作为闲书来看，那自然是十分枯燥的。因此我架上的一套，一直没有仔细看过。去冬因应人民出版社之约，写《清代八股文》一书，才把这书当作重要参考书之一，仔细看了一遍，又放在手边随时翻阅核对，才真正认识这书的编纂价值。这套书所记录的虽然只是些人名、籍贯，以及八股文、试贴诗题目，十分枯燥陈腐，但不夸张地说，却是一部清代教育、科举、人事制度的总汇，如再说得形象一点：每一个名字，不也就是活跃在那个历史时期的大活人吗？每个名字当年都以其毕生的聪明才智，潜心“八股”，以之为敲门砖，去敲科举考试，也就是功名利禄之门，如照贾宝玉式的言论，就

是所谓“禄蠹”。但反过来一想，那样漫长的历史时代，那样大的国家，那样纷纭的社会，那么多的百姓，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朝廷机构，或者说没一个好的政府机构，没有不断的新陈代谢的精明强干官吏来形成核心来管理社会，那能够想象吗？因此为当时社会、当时老百姓来着想，宁可没有贾宝玉、没有曹雪芹，却不能没有这些“禄蠹”。“禄蠹”者，宝二爷对其蔑视之称也（自然这也同曹雪芹的没有功名、潦倒终生的遭遇有关。不过这里不多论此是非，略作说明而已）；如果不予蔑视，那就应称作“两榜出身”，或“正途出身”等等。

科举制度为清代二百六十一年政治机构补充人才提供了长期的保证；八股文又为科举制度提供了训练人才和遴选人才的有效手段；私塾教育和“四书”、“五经”则为八股文训练提供了方便的场所和延续文化传统的固定教材。世界上从古至今以至未来，没有一种完美无缺、毫无弊端的制度，因而在历史中的科举制度自然不是完美无缺，但它却在历史长河中延续了上千年，足以证明它的生命力。以“八股文”为科举考试主要内容的制度，在明、清两代也延续了五百来年，相对来说，对于每个参试者标准是客观的，机会是均等的，录取是公平的。自然这是相对来说，不能绝对化。因为一是考官水平不同，糊涂考官常常屈了真才；二是偶然有些作弊的情况，这样使营私者反而得逞，真才实学被屈，名落孙山。但还有补救办法，即一次考不取，第二次再考，第三次、第四次……一直考到老，只要有一定文采，大体能在乡试中考中。除去运气极差，或学问虽好，却始终摸不到“八股”窍门的，那只是极少数的例外，如《聊斋》作者蒲松龄等。自然考中两榜，中个进士，的确也是很难的。正因为是相对公平的竞争，又十分困难，所以得到社会上长期的普遍公认，都认为科举考试是最隆重、最荣耀甚至是神秘的事。《清秘述闻》一书，及其续编、再续编，就是